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女心理师
中

毕淑敏◎著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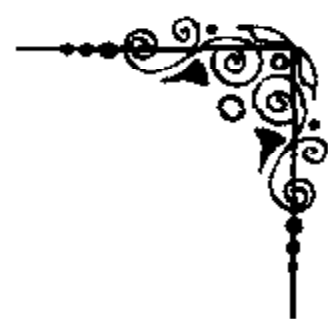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女心理师

中

毕淑敏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出版社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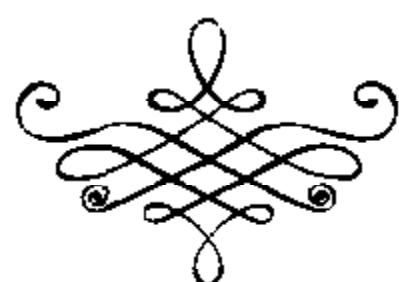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- 钱要是生气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了 / 001
- 不要轻易说一辈子，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/ 019
- 这桩婚姻，浴劫残喘罹祸不愈 / 037
- 和要死的人打交道特别省心，他们基本上都说真话 / 042
- 你没有办法向一个没有牙的人推销牙签 / 060
- 开办一家心理所，比打家劫舍还费心思 / 095
- 孩子是神的馈赠，而神的东西都是未完成的 / 124
- 装神弄鬼依旧 / 145
- 生命这条鱼，只剩下鱼鳞和黏液 / 165
- 从钻石到花岗岩的王老五 / 175

我有梅毒和艾滋病，你敢和我握手吗 / 187

我要最年轻的葡萄酒 / 198

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常爱登高望远 / 219

一百万现金会把脚面砸骨折 / 237

狂犬病人会看心理师吗 / 257

中国女人在充满檀香味的房间里哭泣 / 274

附录 / 294

编辑说明 / 298

钱要是生气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了

心灵七巧板的直播时间正是傍晚。下班后堵车高峰期，干道车流有时会半小时纹丝不动。白领们在车上百无聊赖，一不能看报，二不能看电视，只有乖乖地听广播。堵车中蕴含着辽阔商机，广播当仁不让。

播完节目走出广播大楼，感觉非常冷。细碎的雪粒子点缀着风的大氅，把街道变成舞蹈的平台，在路灯的光芒下旋转起舞。从直播间的落地窗眺望雪雾，会看到橘黄色的粉状闪光，误以为它们满怀浪漫诗意。只有当你深入进去，裹入它们的舞步，才会感到鞭笞般的寒冷。毛衣在直播结束的时候，还给钱开逸了，一身单薄的贺顿需要马上把自己套入一辆出租车内。平日她绝不敢这般奢华，但今天有三重理由。一是特别的日子。上午她得知自己在心理师的考核中过关，刚才直播的时候，忍不住把这个好消息也

透露出去，得到了很多听众的祝福。要犒赏一下自己。二是天寒地冻，如果浴雪而归，很可能生病。对于一个漂泊的独身女子来讲，生病就是坐牢，不能因小失大。三是今天发了客座主持人酬金。贺顿从小就知道，如果你得了一笔钱，不拘多少，你要花掉一些，这样钱就会很高兴。要是它生气了，以后就再不肯来了。

这场雪最可怕的地方是——天气预报根本就没有报出来，整个城市猝不及防。上班的时候还晴空朗朗，黄昏就风雪交加。大家都动了打车回家的主意，出租车紧俏得要命。

贺顿高扬起手，拼命地摆动着。一辆辆车驶过，速度不曾丝毫减慢。所有的出租车都满乘，贺顿甚至看到乘客一晃而逝的笑容，惬意地幸灾乐祸地咧嘴。贺顿恨恨地想，等一会儿我坐上了车，一定不会对着路旁等车的人这样居高临下地微笑。贺顿在风雪中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，包含着让自己心情愉快起来的祝愿。

可惜贺顿的嘴唇冻僵了，微笑很不到位。幸好无人看到，不然以为是哭的前奏。

将近十五分钟了，贺顿还是没有打上车，再等下去，贺顿肯定要感冒了。绝望之时，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，像一头硕大的海参游了过来，身上挂满了水珠。帕萨特停在贺顿的身边，电动窗降下来，一个很绅士的男子声音问道：“你是在等人吗？”

贺顿没好气地说：“等车。”

绅士声音说：“你等什么样的车？”

看来这是一辆到广播电台来接人的车，两不相识。贺顿羡慕地想：被接的人何等幸福！马上就能钻入暖烘烘的车内昏昏欲睡。

她沮丧地说：“出租车。”声音中传达出强烈的拒绝。在这样滴水成冰的天气里，每回答一个字，都需吐出一分宝贵的热量。她决定再也不回答这个富人的话了。尽管他可能只是个司机，但坐在帕萨特里的暖洋洋的穷人和等在街边噤若寒蝉的穷人，也还是有天壤之别。

绅士声音并不懊恼，也没有露出鄙夷之色，反倒更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小姐，您不能像发电报一样节省字眼，回答别人的问题还是要多讲几句话，这比较有礼貌。”

贺顿愤然，她本来决定再也不跟这家伙费一滴唾沫，但听到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调侃，饥饿寒冷统统化作火气，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我认识你吗？你是来接我的吗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！我凭什么要跟你多说话？”

贺顿口里吐出的汹涌白气，使她看起来像一列奔突前进的蒸汽小火车。绅士男子听完了贺顿的话，反倒笑眯眯地把车窗整个降了下来。他的脸就像一张硕大的彩色相片，镶在窗沿的银框里。

男人戴着白手套，干净并且散发着清香气味。司机说：“我知道你，我正是来接你的。贺顿小姐，请上车吧。”

贺顿大骇。他并不是说“你是贺顿吗？”而是直接称呼她的名字，几乎是命令她上车。

贺顿当然不能轻易就范，虽然在这繁华闹市之中她不怕被拐卖或是被劫持，但也不能就这样乖乖地上了一辆莫名其妙的车啊！她警惕地问：“你知道了我的名字，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广播电台门前的道路很窄，帕萨特之后已经堵了一长串的车，烦躁的喇叭呜咽着，那个人说：“快上车吧，人家都不耐烦了。”

贺顿立场坚定，说：“我不能糊里糊涂就上了你的车！”

那人说：“XX你认识吧？还有XX……”

这两人是心理班上的男同学，贺顿与他们并无深交。

那人看贺顿狐疑，改口说：“沙茵你熟悉吧？”

一下冰释前嫌。沙茵的容貌没能帮上她的忙，心理师考核不及格。这个善良女子即使在自己最伤感的时候，也没有忘记关照老朋友，眼看风狂雪骤，派人来接她了。贺顿欣喜不已上了车，帕萨特冲进雪雾。

车内的暖气像巨大的狗熊，迎面给了贺顿极其温暖的拥抱。由于眼球都是冰冷的，碰到热气就凝结了一层薄雾，贺顿在第一时间根本看不清司机的细节。过了一会儿，眼光才渐渐清亮起来。司机大约五十岁，穿一套黑色西服，脸色有一种不见太阳的苍白，胡碴青青。

“上哪儿？”司机简短地问。

“哪儿都行。”贺顿说的是真心话，她真愿意就在这车里蜷着，昏昏睡去。

“我看你是饥寒交迫，咱们先解决肚子问题，然后，我再送你回家。”司机说着，果断地把车拐向一条路。

霓虹灯组成的巨型螃蟹不停地向夜空伸展双螯，和雪花嬉戏。司机说：“我姓李，你就叫我老李好了。其实，你不熟悉我，我已经很熟悉你了。我经常听你的心灵七巧板节目！”

原来是这样！随着身体的渐渐暖和，贺顿的脑筋也灵动起来，她本想问老李和沙茵是什么关系，现在迎刃而解。原来老李听过她的节目，今天下雪，沙茵就让他来接自己。贺顿轻松推断出前因后果。

老李说：“今天我做东。谁让我是你的粉丝呢！”

贺顿轻快地笑起来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是自己的粉丝。这几年，粉丝这个词瘟疫似的蔓延着，但贺顿没想到这词和自己有了联系，很开心。

老李从后视镜看到了贺顿的笑容，问：“你是吃海鲜还是涮锅？这天气，涮锅子可能更好些。”

贺顿想，一个涮锅子才多少钱啊，她也不爱吃羊肉，光吞点儿土豆青菜什么的，不过瘾，说：“你要是问我，就吃海鲜。”

老李说：“好吧。咱们就海鲜。我知道有一家很好的海鲜馆子，就是路远点。”

路况不好，走走停停，最后到了一家豪华酒楼前。身穿红色制服的门童打开车门，用手遮挡着，既盖住风雪，又不会让车门

碰了客人的头。无数灯光装饰的海鲜城，像透明龙宫。

“我要一个包间。”老李说。

服务小姐问：“您几位啊？”

老李说：“两位。”

小姐踌躇着回答：“我们的包间都订完了。”

老李说：“你刚才先问了我几位，就说明你们还有包间，只是看我人少，就不想给我了。对吧？今天这样的风雪天，除开预定的宴席，临时起意要出来吃饭的人，恐怕不多。已然到了现在你的包间还没定出去，再来客人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，不妨给我。这样，两便。”

小姐显然被这一番话点了穴，一时间不知回答什么，只好说：“包间要加收 10% 的服务费。”

老李说：“按说加收服务费是不合理的，但今天我有要事，就不和你理论，会付这笔费用。好了，送我们到包间去吧。”

包间金碧辉煌，能坐八个人，老李让小姐把六把椅子六套餐具撤掉，对于两个人来说就显得更大了。一人把住一头，有点儿大陆与海岛的味道。

老李礼貌地把菜谱递给贺顿。贺顿装模作样翻了翻，心里回忆着当初黄阿姨贺奶奶教给自己的礼仪。可惜纸上谈兵和真正的临门一脚还是有区别，可以让她不出丑，却不能保证她如鱼得水。贺顿索性把流金溢彩的菜谱还给老李，说：“我就客随主便了。您

看着点什么都好。”

老李接过菜单，问：“有什么忌口的？”

贺顿说：“没。我什么都吃。”

老李点了鲍鱼鱼翅等昂贵的海鲜，贺顿本想拦阻，觉得太浪费了，又怕人家觉得自己小家子气，在表示了客气之后就客随主便。两人喝着普洱茶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。老李说：“鲍鱼这个东西，哪里都有产的，比如咱们中国，还有南非日本中东什么的，种类很多。”

贺奶奶教过贺顿很多中西餐礼仪，可还没来得及说到鲍鱼就撒手西归，贺顿对此所知不多。为了热闹，贺顿说：“一定是咱们中国的鲍鱼最好了。”

老李说：“看不出，贺小姐还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。最好的是日本的网鲍……”

为了免得再次出丑，贺顿没敢问“网鲍”具体什么样。又不能让主人冷场，就心不在焉地追问：“次好的鲍鱼是哪里的呢？”

老李说：“次好的是南非的鲍鱼。再其次是中东的……”

贺顿说：“我们中国的鲍鱼排在第几位呢？”

老李微微一笑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您还没有说呢。”

老李说：“不信，你想一想。”

说话间，几个凉菜上来了。老李说：“喝一点儿红酒吧，去去

寒。祝贺你通过了心理师的考核。”

贺顿站起来，两个人就为今天而碰杯。几杯酒下肚，老李谈兴大开。鲍鱼也已经上来了，这是贺顿第一次看到鲍鱼，觉得徒有空名，连个鱼头也没有，连根鱼刺也没有，贵得没道理，对盘里的日本鲍鱼有了恶狠狠的敌意，三口两口吃完。

老李说：“贺小姐，我是你节目的忠实听众。你谈的好多问题，对我有启发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的日常工作是开车，心理学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”

老李说：“当然有啊。比如有一天你说到为什么开车的人不能礼让三分呢？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谁都会说，可有多少交通事故就是被生抢出来的！有句骂人的话说，你找死啊？有的人就是找死。这次死不了下次也得死……”

贺顿快乐起来，说：“那期你也听了啊？”

老李喝了一口洋参血燕汤，说：“听了。认认真真地听了。听的过程中，还发现了你的一点小纰漏。”

贺顿立刻变得紧张起来，说：“哪点纰漏？”因为每次完成节目后，钱开逸事后都要和她复盘，说哪里好哪里不好，那天好像并无异议。

老李很肯定地说：“你不会开车，说到车辆行驶术语时，出错了。”

贺顿松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当然不会开车了，出错是难免的。等

以后我有了钱，我会买一辆最美丽的车。在梦里，我常常看到一辆红色的火车冲上山巅……”

老李停住了筷子，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贺顿说：“什么后来？”

老李说：“就是那辆红色的车啊。”

贺顿说：“它变成了一辆飞机。”

老李微笑着纠正：“是一架飞机。”

贺顿执拗地坚持：“不，是一辆。它完全是火车的模样，但是会飞。”

老李说：“你怎么能肯定它一定是在飞，而不是在颠覆之前脱离了轨道呢？”

贺顿说：“我看到云在我的车轱辘下面。你见过这样的颠覆吗？”

老李若有所思道：“你说得对，这的确是在飞。”

看到贺顿因为自己质疑了她的梦境而有所不悦，老李就拣贺顿爱听的说：“你那天提到我们现代人虽然认识很多人，但其实密切来往的人只有一百到二百个，和以前一个原始部族的人差不多相等，我后来听到很多人赞成你的说法。”

贺顿说：“其实那也不是我的发明，不过是国外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罢了。”

老李说：“你后来说到在一个原始部落里，关于秩序和阶层是

有严格界限的，所以，如果谁要逾越了这些规矩，比如你若敢到酋长头上动土的话，酋长是可以即刻给你以惩戒的。”

贺顿听到有人这样亦步亦趋地重复着自己的话，就有几分得意起来，说：“你的记性像留声机一样好啊。”

老李开玩笑说：“你以为我已经老到要得老年性痴呆了吗？”他的目光中有了柔情，说，“我如果那时就看到你，也可以像录像机呢。”

贺顿笑道：“你才想不到我在直播间的模样，经常挤眉弄眼咬牙切齿的。”

老李不解，问：“挺好一个姑娘，干吗要像卡通人一样夸张？”

贺顿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直播设备灵敏极了，胃里破碎一个气泡，它都能给你扩散出去。我和搭档之间有什么需要及时沟通的，不能直接说话，那样就穿帮了。情况不急的时候，可以写写条子，如果火烧眉毛就只能靠手势和眉目传情了。”

听到眉目传情这个词，老李说：“你的搭档是怎样一个人？音色真是宽广……”

贺顿说：“他不单声音好听，还帮我很多。”

老李回到原来的话题，说：“我想起你当时讲——司机在看到有人不守规矩强行超车的时候，心中古老的火焰就被点燃了。因为在部落里，如果有人冒犯了你，你必得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击。不然的话，他得寸进尺，以后还说不定怎么欺负你呢。所以，人就